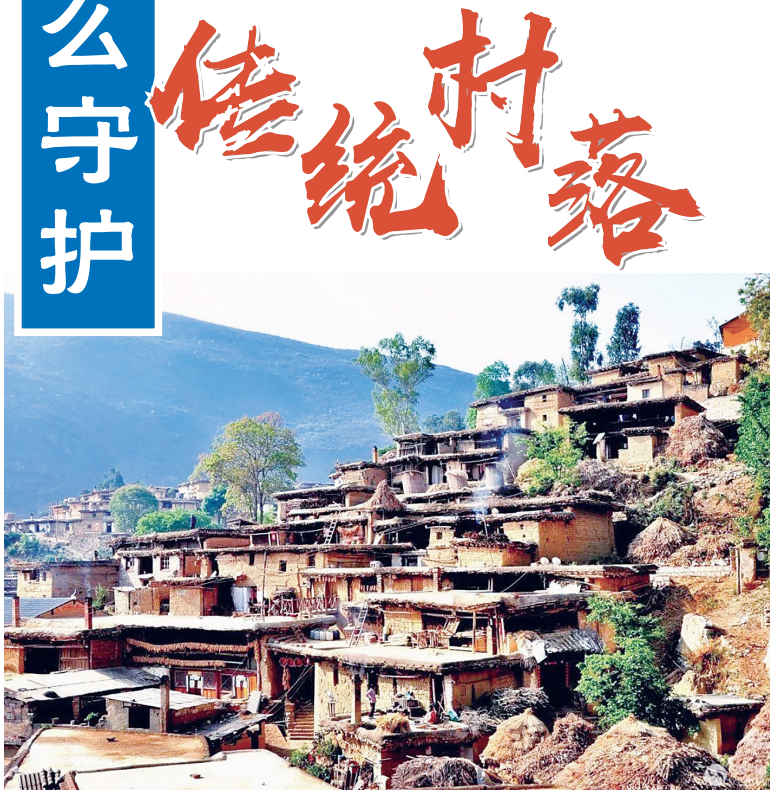


拿什么守护

■ 编者按 传统村落是一种优质的、不可再生的人文资源,具有极高的经济社会价值。资料显示,目前,全国共有6819个古村镇被列入国家传统村落名录。作为乡村振兴与文化遗产的双重载体,古村镇在“双循环”格局构建、城乡关系调整、文化传承等领域,将扮演重要角色。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传统村落



6819个传统村落被列入国家名录
古村落“空心化”待解

王胜男

一场大火让被称为中国“最后原始部落”的云南沧源翁丁村进入大众视野,虽然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之中,但随之而来的古村落保护和发展问题也引发了业内探讨。目前,中国有超过6000个传统村落被列入国家名录,古村落的文化和商业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开发商业旅游也成为一种普遍方式,但国内真正成功保护和发展古村落的案例还不多。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古村落的保护开发仍面临诸多难题,保护和开发过程中,要意识到古村落旅游真正的魅力不只是造型独特的建筑和热闹的歌舞,而是依然鲜活的烟火气和人情味,保护古村落要强调整体保护,开发古村落更应该是对“生态、生产、生活”的可持续性开发。

现状:
古村落保护开发“空心化”
“千村一面”现象严重

翁丁村在2012年被列入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目前全国共有6819个传统村落被列入国家名录,但大部分传统村落都还没有找到好的突破口。比如2016年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浙江省永嘉苍坡村,据当地媒体报道,从2016年开始,苍坡村内就存在各种违规强拆、乱建、乱搭的现象,村民由于居住环境差而“拆旧建新”,导致古村落逐渐被毁坏,当地始终没有找到一条古村落开发保护的合理路径。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张金山指出,在城镇化以及旅游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古朴的风貌、淳朴的民风民情以及诸多以少数民族村寨为代表的古村落,受到旅游者追捧,也迅速进入了旅游业开发的范畴。但古村落在旅游业开发的过程中,一开始就面临资源开发与保护、外来投资商与社区居民关系等矛盾,参与古村落开发的外来投资方虽然能在短时间内把古村落推向旅游市场,却往往不利于古村落的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

陕西省袁家村是关中地区知名的乡村旅游目的地,以关中乡村民俗生活为核心,2013年被录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2017年接待游

客量达500万人次。在袁家村开发成功之后,关中地区迅速兴起了投资古村落、复制袁家村的风潮,“袁家村模式”一时有了70多个陕西乡村竞相模仿,但最终却陷入了低水平重复建设、盲目跟风复制的怪圈,鲜有成功者。房子新了,路也新了,游客却没有增加。如今不少游客在网上感叹,“形形色色的古村落,吃的一样,房子一样,古街也一样,缺少乡村旅游特色。”

对此,中国旅游协会旅游营销分会副会长、中青旅联科执行总经理葛磊表示,古村落在保护和发展的过程中,往往缺乏定位和顶层设计,善于“复制”而不善于“创造”,在短期商业利益的驱动下,那些具有独特韵味的乡村很快变得趋于同质化,“千村一面”现象严重。

其次,葛磊指出,很多古村落开发还缺乏审美和内容,比如彩钢瓦这类突兀的材料在很多少数民族村落的开发中随处可见,甚至在辽阔的草原上建起了砖瓦房;内容方面,很多古村落的开发依然停留在“景区”思维和“农家乐”思维,缺乏可融入、可沉浸、可消费的体验内容,难以让游客产生“浸入”感。而能帮助古村落解决“定位、审美、内容”等问题的人才也十分匮乏。

们就要保护它,围绕它进行保护,不然即使我们改造得再好,建再好的设施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二、制定专有的火灾防控标准

不能机械地将现在的“防火规范”套用在民俗村寨火灾防控工作中,最好做适合民俗村寨火灾防控的专有规范,这些悠久的传承值得我们专门为其量身定制相应的火灾防控方案。

三、采用专有消防设备设施

围绕民俗村寨火灾防控要求,在现有各类消防设备基础上,开展适合于民俗村寨实际使用需要的专有消防设备设施的研发工作,较大程度提升这些场所消防设施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可以制定该类场所所需消防产品特殊要求的标准。比如我们要考虑做一些小型的轻便的或者是移动的高效灭火器,村民用起来也比较顺

手方便。另外一点就是民寨里面的电气火灾,一户里边基本就两根线,一根零线一根火线,用起电来会有火灾隐患,因此可以在电线接头部位安装一个温度检测和电流检测的设备,实时监控用电情况,一旦出现异常就会及时发现。互联网技术在民俗建筑方面也是不可缺少的,专业设备更是必备的。

四、防火要以预防为主

防火工作应首先立足于发现火灾隐患并及时消除,如电气故障引发火灾因素等;其次立足于早期发现火灾,在火灾发生但尚未成灾时,及时发现并消除;最后做好灭火准备工作,如果预防工作到位,灭火工作将永远处于待命状态,我们的村寨也就安全了。

五、一定要有专有的人防加技防

根据民俗村寨火灾防控特

问题:
“空心化”让古村落变得脆弱

“空心化”是古村落保护中存在的另一个困局。一方面,城镇化建设加速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古村落被破坏和消失——2017年的一组中国古村镇大会数据显示,近15年来,中国传统村落锐减近92万个,并正以每天1.6个的速度持续递减。有业内人士指出,一些古村落由于保护开发落后,经济发展滞后,年轻村民流失,仅剩一些老人留守,“空巢”现象严重,导致没有能力也没有资金修缮,基础设施薄弱,古村落变得脆弱,毁坏现象较为严重。

比如,很多少数民族村落的房屋多为木质结构,在救火人员不足、消防设施配备不足的情况下,火灾造成村寨损毁事件时有发生。2014年1月,贵州省镇远县报京大寨发生火灾,1000余间房屋被烧毁,报京大寨是黔东南北部地区最大的侗寨,曾是国内保持最完整的侗族村寨之一;2014年12月,贵州省黔东南州剑河县久仰乡久吉村发生火灾,几百户房屋被烧毁,600多人受灾,久吉苗寨是剑河县最大的苗族村寨,2006年曾入选《中国

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6年2月,剑河县岑松镇温泉村发生寨火,60余栋房屋被烧毁,温泉村曾被评为“贵州30个最具魅力民族村寨”之一。

更有甚者还令千年古村落为开发项目让路,2014年,有着“中原第一文物古村落”之称的河南马固村,为配合“智能电器产业园”建设,全村整体迁移,占地500余亩的古村落变成一片黄土和废墟,村内的7处不可移动文物仅保留下了王氏家庙和马固关帝庙,引发广泛关注。

除了开发保护能力不足导致的衰败消失,张金山指出,也有一些外来投资者在看中古村落风貌资源后,把原住村民强制搬迁,进而围合并收取门票,改变原住民生活方式的同时,把古村落变成没有内容的“空心村”。张金山表示,这种方式并不可取,古村落保护也应该重视古村落原住村民的利益,原住村民是创造者,也是古村落有机更新的主体,不应该为开发保护而降低古村落居民的生活质量,而是要强调整体保护,最大化保障古村落的可持续发展。

专家:
“活化”古村落 多元化可持续性开发

葛磊表示,古村落旅游真正的魅力不只是造型独特的建筑和热闹的歌舞,而是鲜活的烟火气和人情味,所以对古建筑最好的保护就是让它被使用,对传统文化最好的“活化”就是让它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古村落的保护和开发应该是对“生态、生产、生活”的系统性保护和可持续性开发。在中国古村落的保护发展中,安徽宏村是一个典型的成功案例。

2000年11月30日,安徽黟县西递、宏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宏村成为国家5A级景区,门票营收超过6600万元。在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宏村通过发展旅游,让古村落和徽州文化得以弘扬和保护。通过宏村的变化可以看到,保护为先,申遗成功后,黟县颁发《黟县西递、宏村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黟县中国传统村落保护项目实施工作意见》等,出台了《黟县中国传统村落项目部门联席会议制度》《黟县中国传统村落项目建设督查制度》等,推进了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实施;与古民居使用人或所有人签订古民居保护责任书,指导各村制定村规民约,提高村民的保护意识;同时,对民间民俗项目进行抢救性记录和挖掘保护,开发了一系列非遗体验、旅游演艺、精品民宿客栈等多元化的

旅游业态,形成可持续性的发展机制。

对于古村落的开发保护,葛磊建议,古村落的开发不能只是为了收门票,而是解决“流量”,再通过丰富的业态让流量变现。除了建筑,民俗也可能是吸引物,小吃也可能是吸引物,节庆也可能是吸引物……要从游客视角去唤醒人们对古村落的向往。国内6000多个古村落,真正有机会打造为乌镇、宏村等全国性古村落的仍为极少数,大多数古村落要依托周末、周边游的迅猛发展,打造成为一个与城市相对应的休闲空间和生活场景,成为都市人群回归田园的“旅居生活”选择,其中民宿业态是核心要素,从观光模式到旅居模式的转变也很重要。

葛磊表示,此次大火有可能是翁丁村“涅槃重生”的契机,丽江当年也是因地震被广为关注,实现了旅游产业的崛起。翁丁村此次受到全国范围的关注,除了“追责”,也有必要对翁丁村的修复、重建和开发进行系统化考量——翁丁村的建筑不复存在,但翁丁村的人仍在,佤族的文化活力仍在,旅游市场的需求更真实存在,当地政府、村民和旅游业者完全有机会建成可以迈入下一个四百年的“翁丁村”。



点,有针对性地培养职业消防队员,组织村民协同防护,编制特有的火灾防控知识宣传手册,向村民和游客宣传火灾防控知识,共同提升人防能力。同时运用物联网技术,将自动消防设施探测的火灾动态及时与相关人员完成信息交互,提升人防加技防的综合火灾防控能力。

坐落在不同区域的、不同民族的民俗村寨与民俗建筑都有自己的特色,在对其进行火灾防控系统改造过程中,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在遵循5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制定适合的方案,千万不能一刀切,将一个方案机械地拷贝到下一个村寨。这些村寨和建筑,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传承,值得我们为为之量身定制特有的火灾防控体系。当然,这一切还需要政府主导,全民参与,更需要各方面专业人士的支持。

(作者系应急管理部沈阳消防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消防电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副主任)

探索与理论
传统村落保护与社会资本
如何实现良性融合

温昊阳

中国是农耕文化大国,具有七千多年的农耕文明。在历史中,村落是最古老的生活家园,从最原始的聚落,各地不同的自然环境、风俗习惯等情况下逐渐形成了千姿百态的村落,也形成了缤纷多彩的民间文化。因此,在保护和建设过程中注重差别化和个性化十分有必要。如何将传统村落保护和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建议如下:

第一,培育文化自觉,是村落保护的核心。

文化自觉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二是国家文化自觉,三是地方文化自觉,四是老百姓的文化自觉。

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是最容易形成的,通过知识分子的呼吁,使国家的决策者能够采纳其意见建议,成为国家文化自觉,甚至贯彻到各个地方,形成地方文化自觉,在传统村落建设过程中加强对村民的文化培训,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全民文化自觉,这是村落保护的核心。

第二,多渠道资金十分必要,但应设立门槛。

传统村落建设必须有资金介入,才能给当地原住民的生活带来改善,更好地起到保护和发展的作用。但是,资本的引入要有所选择,传统村落建设需要的是有情怀的社会资本。

当然,在引入资本之前要思考三个问题:资本谁给的?用来干什么?怎么用?政府应起到裁判的作用,可以邀请文化专家、媒体、社会贤达等共同评判界定什么样的资本可以参与。

相关专家认为,社会资本引入切忌过度旅游开发,避免出现“古村落搭台,旅游经济唱戏”的情况。否则,很容易出现千篇一律,丧失文化特色。同时,专家也建议,传统村落应尝试博物馆化或建立文化研讨基地。

第三,应最大限度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

保护传统村落是全社会的责任

范建生

近年来,随着我国旅游事业的飞速发展,许多传统村落以其独有的魅力成为旅游目的地。比如宏村、婺源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是,某些地方的传统村落保护依然不尽如人意,存在着“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重要”的倾向,甚至把发展和保护对立起来,导致一些传统村落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

保护传统村落迫在眉睫,这一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看起来,传统村落是“旧物”,但“旧物”折射出“新意”,勾起无数人的乡愁。一棵古树,一口老井,一座老屋,一尊石碑,都是不可复制或替代的。它记录历史,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符号载体,其蕴藏的历史价值或美学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保护好这些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是全社会的责任,不仅需要转变观念,更需要法治护航。

许多传统村落里的古建筑是文物。为文物护航,是群众诉求,也是文化部门和司法机关必须破解的课题。据报道,全国各地检察机关就此与文保专家合作,有针对性地巡查走访为文物“把脉问诊”,发出检察建议督促整改。

2020年夏天,重庆市綦江区的检察官们巡查时发现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红军洞杂草丛生,泥泞满地。对此发出了一份检察建议——“建议石壕镇人民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位于石壕镇辖区内的红军洞等长征遗址文物的保护,发挥辖区内文物的革命教育纪念意义,

他山之石

社会力量激活福建古建筑保护“一池春水”

春节期间,在即将完成修复的福建泉州市永春县五里街老街,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想要一睹这条具有民国风格的百年老街曾经迷人的风姿。

“我们按照‘以修代租’的方式,邀请专业团队对老街270多间已经残破的店面进行修复。经过统一修缮后,再统一对外承租,打造各种业态。屋主积极性极高,因为不仅老店面有了新用途,而且还可以从店租收益中分红。”五里街镇党委副书记叶锦德介绍说。

近年来,福建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对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名镇、名村等古建筑的保护。在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下,包括五里街在内的一大批古建筑得以修复,成为当地的旅游“网红”

有些传统村落成为外国设计师的展示空间,不关注能否给村民带来便利。传统村落是一个整体,不能只认建筑,不管村民。因此,在引入社会资本时应考虑能否给当地村民带来就业机会、进行文化培训等。

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西林水村是一个传统村落建设范例,在政府和社会资本进入之前,村民大都选择外出打工,西林水村面临空心化问题。2016年,西林水村引入田园综合体,坚持两个核心:留住原住民为核心,用户需求为核心;四个特征:跨界、整合、创新、品质;五个要素:创客、匠人、非遗传人、网红、素质乡民。包括文化大健康、娱乐、农产品农事、教育、体育等产业,并通过互联网+资本+大数据、自媒体营销等途径进行整合传播,形成生态、生产、生活共赢的绿色发展模式。

第四,多措并举提高政策灵活性。

一是全社会参与。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传统村落保护不能局限在政府和专家之间,应让全社会参与进来,鼓励更多的非遗手艺人,将传统文化通过互联网传播出去,宣传村落特色。

二是资金扶持要有针对性。现行的对传统村落固定金额拨款扶持方式是不可维持的。每个村庄的特点不同,需求不同,应该差别化对待,确保资金用到实处。

三是参照河长制,鼓励官员或企业家认领古村落建筑物,并建立追责制度。业内人士表示,一些欧洲国家有一元钱认领城堡的案例,鼓励私人企业和个人投资保护遗产,负责维护和建设,值得借鉴。由于国情不同,我国可以参照“河长制”求执行。

四是村落名录要及时回顾和审核。2013年第一批传统村落名录至今已经过去多年,传统村落需要与时俱进更新名册,建立退出制度。应该保护有活力的村落,对于濒危或空心村要区别对待。

(作者系山西省政协智库专家、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博士生、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成员)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两个月后,石板路铺就,杂草清除,文物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和保护。

恩施市崔家坝镇鸦鹊水村滚龙坝组以古建筑群、古墓葬而闻名。该村2007年被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为历史文化名村,2012年被列入住建部、文化部、财政部公布的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近年来,该传统村落民居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坏,古墓葬群被多次非法盗掘,养殖污染破坏生态环境。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恩施市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5月进行调查。当月,恩施市人民检察院向有关部门公开送诉前检察建议。结合此案,恩施市相关部门开展了统一行动,对全市的历史名村、传统村落和特色村寨进行全面排查,制定保护措施和方案,达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良好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传统村落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社会价值,保护好传统村落对于传承民族文化、打好脱贫攻坚战,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传统村落的保护就是要让人们重拾乡愁,要让人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实践证明,保护传统村落与经济社会发展丝毫不矛盾,发展经济的前提是要能够保持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相协调,让历史遗存与当代生活共融,让村落景观与人文内涵共生,让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共鸣,人们才能赋予传统村落以新的生机与活力,让其融入现代文明的风貌。

景点。

“自2013年大学毕业后从事少儿艺术教育,我就想找一个理想的地方,打造艺术教育品牌孵化基地。”对艺术有着特殊感情的胡文亮四处寻找合适的地方。201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胡文亮从当时试运行的“传统村落海峽租养平台”看中静轩7号。“一眼就看上了这里。”胡文亮说特别感谢“传统村落海峽租养平台”

据了解,“传统村落海峽租养平台”于去年初正式上线运行。租养,即将传统村落里闲置的老房子,通过互联网平台集中推向社会,由自然人租养。租养人“轻租重修、以用为养”,为村落延续老传统、注入新生命。

(董建国)